



詩  
 書古傳  
 詩  
 自廿五至廿六

1+

服部文庫  
 117  
 162  
 11



117  
162  
11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五

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



周頌

臣工

楚莊王寢疾卜之曰。河為祟。大夫曰。請用牲。莊王曰。止。古者聖王之祭。不過望。濉。漳。江。漢。楚之望也。寡人雖不得。河非所獲罪也。遂不祭。三日而疾有瘳。孔子聞之曰。楚莊王之霸。其有方矣。制節守職。反身不貳。其霸不亦宜乎。詩曰。嗟嗟保介。莊王之謂也。韓詩外傳第三

詩書古傳

卷第二十五

周頌

詩書古傳  
卷純按左氏傳家  
語此為昭王之事

振鷺

禮記曰。君子之道。本諸身。徵諸庶民。考諸三王。而不  
繆。建諸天地。而不悖。質諸鬼神。而無疑。百世以俟聖  
人。而不惑。質諸鬼神。而無疑。知天也。百世以俟聖人。  
而不惑。知人也。是故君子。動而世為天下道。行而世  
為天下法。言而世為天下則。遠之則有望。近之則不  
厭。詩曰。在彼無惡。在此無射。庶幾夙夜。以永終譽。君  
子未有不如此。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中庸篇

豐年

君子曰。禮無所逆。婦養姑者也。虧姑以成婦。逆莫大  
焉。詩曰。云且姜氏。君之妣也。詩曰。為酒為醴。烝畀祖  
妣。以洽百禮。降福孔偕。左氏傳詳見大雅抑  
韓詩外傳曰。人事倫。則順于鬼神。順于鬼神。則降福

孔偕。詳見潛毛詩偕作皆

詩曰。蒸畀祖妣。以洽百禮。同上。詳見大雅桑柔。毛詩蒸作烝。

說苑曰。聖王布德施惠。非求報於百姓也。郊望禘嘗。  
非求報於鬼神也。山致其高。雲雨起焉。水致其深。蛟  
龍生焉。君子致其道德。而福祿歸焉。夫有陰德者。必  
有陽報。有隱行者。必有昭名。古者溝防不修。水為人

害。禹鑿龍門。闢伊闕。平治水土。使民得陸處。百姓不親。五品不遜。契教以君臣之義。父子之親。夫婦之辨。長幼之序。田野不修。民食不足。后稷教之闢地墾草。糞土樹穀。令百姓家給人足。故三后之後。無不王者。有陰德也。周室衰。禮義廢。孔子以三代之道。教導於後世。繼嗣至今不絕者。有隱行也。周頌曰。豐年多黍。多稌。亦有高廩。萬億及秬。為酒為醴。烝畀祖妣。以洽百禮。降福孔偕。貴德篇

有瞽

文侯曰。敢問。溺音何從出也。子夏對曰。詩云。肅雍

和鳴。先祖是聽。夫肅肅敬也。雍雍和也。夫敬以和。何

事不行。禮記詳見大雅皇矣

韓詩外傳曰。太平之時。無瘖癰跛眇。疴蹇侏儒。折短。父不哭子。兄不哭弟。道無襁負之遺育。然各以其序。終者。賢醫之用也。故安止平正。除疾之道。無他焉。用賢而已矣。詩曰。有瞽有瞽。在周之庭。紂之餘民也。第三卷

潛

韓詩外傳曰。人事倫。則順于鬼神。順于鬼神。則降福孔偕。詩曰。以享以配。以介景福。第三卷。純按所引詩二句。又見小雅大田。

詩書古傳  
卷之三十一  
三  
毛詩配  
作祀

雝

三家者以雍徹。子曰：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。奚取於三

家之堂。論語八  
佾篇

子華子曰：周公之佐成王也，希膳不徹於前，鐘鼓不

解於懸，而歌雍詠勺，六服承德。北宮意  
問篇

鹽鐵論文學曰：河決若甕口，而破千里，况禮決乎。其

所害必多矣。今斷獄歲以萬計，犯法滋多，其為藩豈

特曹衛哉。夫知塞宣房而福來，不知塞亂原而天下

治也。周國用之，刑錯不用，黎民若四時，各終其序。而

天下不孤，頌曰：綏我眉壽，介以繁祉。此天為福，亦不

小矣。申韓  
篇

劉更生曰：武王周公繼政，朝臣和於內，萬國驩於外，

故盡得其驩心，以事其先祖。其詩曰：有來雍雍，至止

肅肅，相維辟公。天子穆穆。漢書詳見小  
雅十月之交

漢書曰：唯聖人為能饗帝，孝子為能饗親。立廟京師

之居，躬親承事。四海之內，各以其職來助祭，尊親之

大義，五帝三王所共，不易之道也。詩云：有來雍雍，至

止肅肅，相維辟公。天子穆穆。韋玄  
成傳

載見

穆下脫言  
四方以和  
來也一句

墨子曰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求厥

章詳見小雅

皇皇者華

武

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 
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  
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  
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  
烈所可也左氏傳宣公十二年

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云又作武

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左氏傳詳見時邁

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

八佾

呂氏春秋曰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

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為

作大武古樂

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至于邢丘楯折為三天雨三  
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  
太公對曰不然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  
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  
及屋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敵靡使有

餘。武王曰。於戲。天下未定也。周公趨而進曰。不然。使各度其宅。而佃其田。無獲舊新。百姓有過。在予一人。武王曰。於戲。天下已定矣。乃脩武。勒兵於甯。更名邢。丘曰懷甯。曰脩武。行克紂于牧之野。詩曰。牧野洋洋。檀車皇皇。駟馵彭彭。維師尚父。時維鷹揚。涼彼武王。肆伐大商。會朝清明。既反商。及下車。封黃帝之後於蓊。封帝堯之後於祝。封舜之後於陳。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。封殷之後於宋。封比干之墓。釋箕子之囚。表商容之間。濟河而西。馬放華山之陽。示不復乘。牛放桃林之野。示不復服也。車甲卹而藏之於府庫。

示不復用也。於是廢軍而郊射。左射貍首。右射騶虞。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。祝乎明堂。而民知孝。朝覲。然後諸侯知以敬。坐三老於大學。天子執醬而饋。執爵而酌。所以教諸侯之悌也。此四者。天下之大教也。夫武之久。不亦宜乎。詩曰。勝殷遏劉。耆定爾功。信伐紂而殷亡。武乎。第三卷純按卹當作畔與釁同。 閔予小子。詩云。閔予小子。言如王喪畢。 匡衡上疏曰。昔者成王之嗣位。思述文武之道。以養其心。休烈盛美。皆歸之二后。而不敢專其名。是以上天歆享。鬼神祐焉。其詩曰。念我皇祖。陟降廷止。言成

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。

漢書匡衡傳

又曰陛下兼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

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

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

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

本也。同上

敬之

詩曰云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。

左氏傳詳見小

雅小

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

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

矣可不敬乎。

左氏傳成公四年

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

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

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

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。

韓詩外傳第三

卷

韓詩外傳曰劔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

有旨酒嘉穀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

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壞而



勉不究。故盡師而熟。由此觀之。則教學相長也。子夏問詩。學一而知二。孔子曰。起予者商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。弟子被光景而德彰。

詩曰。日就月將。第三卷

又曰。凡學之道。嚴師為難。師嚴然後道尊。道尊然後民知敬學。故太學之禮。雖詔於天子。無北面。尊師尚道也。故不言而信。不怒而威。師之謂也。詩曰。日就月將。學有緝熙於光明。同上  
宋大水。魯人弔之。曰。天降淫雨。害於粢盛。延及君地。以憂執政。使臣敬弔。宋人應之。曰。寡人不仁。齋戒不

脩。使民不時。天加以災。又遺君憂。拜命之辱。孔子聞之。曰。宋國其庶幾矣。弟子曰。何謂。孔子曰。昔桀紂不任其過。其亡也忽焉。成湯文王。知任其過。其興也勃焉。過而改之。是不過也。宋人聞之。乃夙興夜寐。弔死問疾。戮力宇內。三歲年豐政平。鄉使宋人不聞孔子之言。則年穀未豐。而國家未寧。詩曰。弗時仔肩。示我顯德行。同上  
魯有父子訟者。康子欲殺之。孔子曰。未可殺也。夫民父子訟之。為不義久矣。是則上失其道。上有道是人亡矣。訟者聞之。請無訟。康子曰。治民以孝。殺一不義。

言書古傳 卷第五十五  
以僂不孝。不亦可乎。孔子曰。否。不教而聽其獄。殺不辜也。三軍大敗。不可誅也。獄讞不洽。不可刑也。上陳之教而先服之。則百姓從風矣。邪行不從。然後俟之以刑。則民知罪矣。夫一仞之墻。民不能踰。百仞之山。童子登遊焉。陵遲故也。今其仁義之陵遲久矣。能謂民無踰乎。詩曰。俾民不迷。昔之君子。道其百姓。不使迷。是以威厲。而刑措不用也。故形其仁義。謹其教道。使民目晰焉而見之。使民耳晰焉而聞之。使民心晰焉而知之。則道不迷。而民志不惑矣。詩曰。示我顯德。行。故道義不易。民不由也。禮樂不明。民不見也。詩曰。

周道如砥。其直如矢。言其易也。君子所履。小人所視。言其明也。睠言顧之。潛焉出涕。哀其不聞禮教。而就刑誅也。夫散其本教。而待之刑辟。猶決其牢而發以毒矢也。亦不哀乎。故曰。未可殺也。昔者先王。使民以禮。譬之如御也。刑者。鞭策也。今猶無轡銜。而鞭策以御也。欲馬之進。則策其後。欲馬之退。則策其前。御者以勞。而馬亦多傷矣。今猶此也。上憂勞而民多罹刑。詩曰。人而無禮。胡不遄死。為上無禮。則不免乎患。為下無禮。則不免乎刑。上下無禮。胡不遄死。康子避席。再拜曰。僕雖不敏。請承此語矣。孔子退朝。門人子路。

難曰。父子訟道。那。孔子曰。非也。子路曰。然則夫子胡為君子而免之也。孔子曰。不戒責成。害也。慢令致期。暴也。不教而誅。賊也。君子為政。避此三者。且詩曰。載色載笑。匪怒伊教。韓詩外傳第三卷。純按此蓋與家語所記一事。而異傳也。家語文見

小雅節南山

詩曰。日就月將。言學者也。同上。詳見小雅常棣

魯哀公問冉有曰。凡人之質而已。將必學而後為君子乎。冉有對曰。臣聞之。雖有良玉。不刻鏤則不成器。雖有美質。不學則不成君子。曰。何以知其然也。夫子路。卞之野人也。子貢。衛之賈人也。皆學問於孔子。遂

為天下顯士。諸侯聞之。莫不尊敬。卿大夫聞之。莫不親愛。學之故也。昔吳楚燕代。謀為一舉而欲伐秦。挑賈。監門之子也。為秦往使之。遂絕其謀。止其兵。及其反國。秦王大悅。立為上卿。夫百里奚。齊之乞者也。逐於齊西。無以進。自賣五羊皮。為一軛車。見秦穆公。立為相。遂霸西戎。太公望。少為人壻。老而見去。屠牛朝歌。貸於棘津。釣於磻溪。文王舉而用之。封於齊。管仲親射桓公。遂除報讎之心。立以為相。存亡繼絕。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此四子者。皆嘗卑賤窮辱矣。然其名聲馳於後世。豈非學問之所致乎。由此觀之。士必學

詩書古傳 卷之二十一 十一  
問。然後成君子。詩曰。日就月將。於是哀公嘻然而笑。  
曰。寡人雖不敏。請奉先生之教矣。同上第八卷  
新書曰。晉之三卿。郤錡。郤犇。郤至。從晉厲公會諸侯  
于柯陵。周單襄公在會。晉厲公視遠步高。郤錡見單  
子。其語犯。郤犇見。其語訐。郤至見。其語伐。齊國佐見。  
其語盡。單襄公告魯成公曰。晉將有亂。其君與三郤  
其當之乎。魯侯曰。寡人固晉而彊其君。今君曰。將有  
亂。敢問天道乎。抑人故也。對曰。吾非瞽史也。焉知天  
道。吾見晉君之容。而聽三郤之語矣。殆必有禍矣。君  
子目以正體。足以從之。是以觀容而知其心。今晉侯

視遠而足高。目不在體。而足不步目。其心必異矣。目  
體不相從。何以能久。夫合諸侯。國之大事也。於是觀  
存亡之徵焉。故國將有福。其君步言視聽。必皆得適。  
順善則可以知德矣。視遠。日絕其義。足高。日棄其德。  
言爽。日反其信。聽淫。日離其名。目以處義。足以踐德。  
口以庇信。耳以聽名者矣。故不可不慎也。偏亡者有  
咎。既亡則國從之。今晉侯無一可焉。吾是以云。夫郤  
氏。晉之寵人也。是族在晉。有三卿五大夫。貴矣。亦可  
以戒懼矣。今郤伯之語犯。郤叔訐。郤季伐。犯則凌人。  
訐則誣人。伐則掄人。有是寵也。而益之以三怨。其誰

能忍之。齊國武子亦將有禍。齊亂國也。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以暴人過。怨之本也。惟善人能受盡言。今齊既亂。其能善乎。居二年。晉殺三卿。明年厲公弑於東門。是歲也。齊人果殺國武子。詩曰。敬之敬之。天惟顯思。命不易哉。毋曰高高在上。陟降厥士。日監在茲。維予小子。不聰敬止。日就月將。學有緝熙于光明。佛時仔肩。視我顯德行。故弗順弗敬。天下必定。志敬而怠。人必乘之。嗚呼。戒之哉。禮容語下篇

淮南子曰。夫瘠地之民。多有心者。勞也。沃地之民。多不才者。饒也。由此觀之。知人無務。不若愚而好學。自

入君公卿。至于庶人。不自彊而功成者。天下未之有也。詩云。日就月將。學有緝熙于光明。此之謂也。脩務訓

又曰。藜藿之生。蚘蚘然日加數寸。不可以為櫨棟。榱桷豫章之生也。七年而後知。故可以為棺舟。夫事有易成者。名小。難成者。功大。君子脩美。雖未有利福。將在後至。故詩云。日就月將。學有緝熙于光明。此之謂也。同上

春秋敏露曰。今握棗與錯金。以示嬰兒。必取棗而不取金也。握一斤金與千萬珠。以示野人。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。故物之於人。小者易知也。其於大者難

見也。今利之於人小，而義之於人大者，無恠民之皆趨利而不趨義也。固其所聞也。聖人事明義，以炤耀其所聞，故民不陷。詩云：示我顯德行。此之謂也。先王顯德以示民，民樂而歌之，以為詩。說而化之，以為俗。故不令而自行，不禁而自止。從上之意，不待使之。若自然矣。故曰：聖人天地動，四時化者，非有他也。其見大義，故能動。動故能化。化故能大行。化大行，故法不犯。法不犯，故刑不用。刑有不用，則堯舜之功德。此大治之道也。先聖傳授而復也。故孔子曰：誰能出不由戶，何莫由斯道也。今不示顯德行，民闇於義，不能炤。

迷於道，不能解。因欲大嚴，懼以必正之。直殘賊天民，而薄主德耳。其勢不行。仲尼曰：國有道，雖加刑也，無刑。國無道，雖殺之，不可勝也。其所謂有道無道者，示之以顯德行，與不示爾。身之養重於義篇

漢書曰：詩曰：毋曰高高在上，陟降厥士，日監在茲。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。詳見大雅皇矣

詩曰：敬之敬之，天惟顯思，命不易哉。漢書詳見我將

良耜。曰：善為國者，天不之予，地不之與。天不之與，而衣食足，雖累凶年，而人不病也。故衣食者，民之本。鹽鐵論：文學曰：古者尚力務本，而種樹繁，躬耕趣時。

言書古傳 卷第二十五 十三  
稼穡者。民之務也。二者修。則國富而民安也。詩云。百  
室盈止。婦子寧止也。力耕篇  
鹽鐵論。大夫曰。善為國者。天下之下。我高。天下之輕。  
我重。以末易其本。以虛蕩其實。今山澤之財。均輸之  
藏。所以御輕重。而役諸侯也。汝漢之金。纖微之貢。所  
以誘外國。而釣羗胡之寶也。夫中國一端之縵。得匈  
奴累金之物。而損敵國之用。是以羸驢駝駝銜尾入  
塞。驛驂駟馬。盡為我畜。魍魎狐貉。采旃文罽。充於內  
府。而璧玉珊瑚瑠璃。咸為國之寶。是則外國之物內  
流。而利不外泄也。異物內流。則國用饒。利不外泄。則

民用給矣。詩曰。百室盈止。婦子寧止。同上

絲衣

詩曰。自堂徂基。自羊來牛。以小成大。韓詩外傳。詳見大雅板篇。  
史記曰。禹收九牧之金。鑄九鼎。皆嘗烹飪上帝鬼神。  
遭聖則興。鼎遷于夏商。周德衰。宋之社亡。鼎乃淪沒。  
伏而不見。頌云。自堂徂基。自羊徂牛。鼐鼎及魚。不吳  
不鰲。胡考之休。封禪書。漢書郊祀志。吳作吳。鰲作敖。

酌

隨武子曰。仲虺有言曰。云洎曰。於鑠王師。遵養時晦。  
耆昧也。左氏傳。詳見武。

子華子曰。周公之佐成王也。云而歌雍詠勺。詳見離篇  
 韓詩外傳曰。太平之時。民行役者不踰時。男女不失  
 時。以偶。孝子不失時。以養。外無曠夫。內無怨女。上無  
 不慈之父。下無不孝之子。父子相成。夫婦相保。天下  
 和平。國家安寧。人事備乎下。天道應乎上。故天不變  
 經。地不易形。日月昭明。列宿有常。天施地化。陰陽和  
 合。動以雷電。潤以風雨。節以山川。均以寒暑。萬民育  
 生。各得其所。而制國用。故國有所安。地有所主。聖人  
 剡木為舟。剡木為楫。以通四方之物。使澤人足乎木。  
 山人足乎魚。餘衍之財有所流。故豐膏不獨樂。磽确

不獨苦。雖遭凶年饑歲。禹湯之水旱。而民無凍餓之  
 色。故生不乏用。死不轉壑。夫是之謂樂。詩曰。於鑠王  
 師。遵養時晦。第三卷

又曰。能制天下。必能養其民也。能養民者。為自養也。  
 飲食適乎藏。滋味適乎氣。勞佚適乎筋骨。寒煖適乎  
 肌膚。然後氣藏平。心術治。思慮得。喜怒起居而遊樂  
 事時而用足。夫是之謂能自養者也。故聖人不淫佚  
 侈靡者。非鄙夫色而愛財用也。養有適。過則不樂。故  
 不為也。是以冬不數浴。非愛水也。夏不頻湯。非愛火  
 也。不高臺榭。非無土木也。不大鍾鼎。非無金錫也。不



沉於酒不貪於色非辟醜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  
 度可以為天下法矣故用不靡則足以養其生而天  
 下稱其仁也養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稱其義也  
 適情辟餘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稱其廉也行成不可  
 掩息刑不可犯執一道而輕萬物天下稱其勇也四  
 行在乎民居則婉愉怒則勝敵故審其所以養而治  
 道具矣治道具而遠近畜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  
 晦言相養者之至於晦也同上  
 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  
 養之至于晦也同上詳見大雅桑柔

桓

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云又作武  
云其三曰云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左氏傳詳見時邁  
 匡衡上疏曰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  
 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  
 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  
 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  
 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  
 而天下定矣漢書匡衡傳

賚

楚子曰。夫文止戈為武。武王克商。作頌曰。云又作武

云其三日。鋪時繹思。我徂惟求定。

左氏傳詳見時邁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五 終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 終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 終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 終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 終

子曰。詩三百。一言以蔽之。曰。思無邪。論語為政篇

韓詩外傳曰。公儀休相魯而嗜魚。一國人獻魚。而不

受。其弟諫曰。嗜魚不受。何也。曰。夫欲嗜魚。故不受也。

受魚而免於相。則不能自給魚。無受而不免於相。長

自給於魚。此明於魚為己者也。故老子曰。後其身而

身先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乎。故能成其私。詩曰。思無邪。此之謂也。第三卷

受其泮水曰。魯魚不受。何也。曰。六。魯魚。始不受也。

且詩曰。載色載笑。匪怒伊教。

韓詩外傳。詳見周頌敬之。

魚而不

韓詩外傳曰。當舜之時。有苗不服。其不服者。衡山在南。岐山在北。左洞庭之陂。右彭澤之水。由此險也。以其不服。禹請伐之。而舜不許。曰。吾喻教猶未竭也。久喻教。而有苗民請服。天下聞之。皆薄禹之義。而美舜之德。詩曰。載色載笑。匪怒伊教。舜之謂也。問曰。然則禹之德不及舜乎。曰。非然也。禹之所以請伐者。欲彰

舜之德也。故善則稱君。過則稱己。臣下之義也。假使

禹為君。舜為臣。亦如此而已矣。夫禹可謂達乎為人

臣之大體也。第三卷

季孫子之治魯也。衆殺人而必當其罪。多罰人而必

當其過。子貢曰。暴哉治乎。季孫聞之曰。吾殺人必當

其罪。罰人必當其過。先生以為暴。何也。子貢曰。夫奚

不若子產之治鄭。一年而負罰之過省。二年而刑殺

之罪亡。三年而庫無拘人。故民歸之如水就下。愛之

如孝子敬父母。子產病將死。國人皆吁嗟曰。誰可使

代子產死者乎。及其不免死也。士大夫哭之於朝。商

賈哭之於市。農夫哭之於野。哭子產者。皆如喪父母。今竊聞夫子疾之時。則國人喜。活則國人皆駭。以死相賀。以生相恐。非暴而何哉。賜聞之。託法而治。謂之暴。不戒致期。謂之虐。不教而誅。謂之賊。以身勝人。謂之責。責者失身。賊者失臣。虐者失政。暴者失民。且賜聞居上位。行此四者而不亡者。未之有也。於是季孫稽首謝曰。謹聞命矣。詩曰。載色載笑。匪怒伊教。韓詩外傳

第三卷

韓詩外傳。問者曰。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。曰。夫水者。緣理而行。不遺小間。似有智者。動而下之。似有禮者。蹈深不疑。似有勇者。漳沔而清。似知命者。歷險致遠。卒成不毀。似有德者。天地以成。群物以生。國家以寧。萬事以平。品物以正。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。詩曰。思樂泮水。薄采其芣。魯侯戾止。在泮飲酒。樂水之謂也。

同上

詩曰。優哉柔哉。亦是戾矣。又曰。載色載笑。匪怒伊教。

同上。詳見小雅采芣。

魏文侯問狐卷子曰。父賢足恃乎。對曰。不足。子賢足恃乎。對曰。不足。兄賢足恃乎。曰。不足。弟賢足恃乎。對曰。不足。臣賢足恃乎。對曰。不足。文侯勃然作色而怒。

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。一一以為不足者。何也。對曰。父賢不過堯。而丹朱放。子賢不過舜。而瞽瞍頑。兄賢不過舜。而象傲。弟賢不過周公。而管叔誅。臣賢不過湯武。而桀紂伐。望人者不至。恃人者不久。君欲治。從身始。人何可恃乎。詩曰。自求伊祜。同上第八卷

閔宮

魯頌曰。春秋匪解。享祀不忒。皇皇后帝。皇祖后稷。君子曰。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。左氏傳詳見邶之泉水陳相見許行而大悅。云孟子曰云魯頌曰戎狄是膺。荆舒是懲。周公方且膺之。子是之學。亦為不善變矣。

孟子詳見小雅伐木

孟子曰。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。周公兼夷狄。驅猛獸而百姓寧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。詩云。戎狄是膺。荆舒是懲。則莫我敢承。無父無君。是周公所膺也。滕文公下篇

韓詩外傳問者曰。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。曰。夫山者。萬民之所瞻仰也。草木生焉。萬物植焉。飛鳥集焉。走獸休焉。四方益取與焉。出雲道風。從乎天地之間。天地以成。國家以寧。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。詩曰。太山巖巖。魯邦所瞻。樂山之謂也。第三卷又見說苑雜言篇魯邦所瞻作魯侯是

太史公曰。匈奴絕和親。攻當路塞。閩越擅伐。東甌請降。二夷交侵。當盛漢之隆。以此知功臣受封。侔於祖考矣。何者。自詩書稱三代。戎狄是膺。荆荼是徵。齊桓越燕伐山戎。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。秦繆用百里霸西戎。吳楚之君。以諸侯役百越。況乃以中國一統。明天子在上。兼文武。席卷四海。內輯億萬之衆。豈以晏然。不為邊境征伐哉。自是後。遂出師北討彊胡。南誅勁越。將卒以次封矣。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

詩人歌之曰。戎狄是應。同上。詳見小雅出車。

太史公曰。詩之所謂戎狄是膺。荆舒是懲。信哉是也。淮南衡山。親為骨肉。疆土千里。列為諸侯。不務遵蕃臣職。以承輔天子。而專挾邪僻之計。謀為畔逆。仍父子再亡國。各不終其身。為天下笑。此非獨王過也。亦其俗薄。臣下漸靡使然也。夫荆楚僥勇輕悍。好作亂。乃自古記之矣。史記淮南衡山傳贊

詩曰。壽胥與試。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。新序。詳見大雅板篇。

詩云。赫赫姜嫄。其德不回。上帝是依。列女傳。詳見周頌思文。

漢書曰。詩稱戎狄是膺。荆舒是懲。久矣。其為諸夏患也。漢興。征伐胡越。於是為盛。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贊

王駿曰。禮為諸侯制。相朝聘之義。蓋以考禮壹德。尊事天子也。且王不學詩乎。詩云。俾侯於魯。為周室輔。

漢書詳見小雅小  
明王。謂淮陽憲王。

漢書曰。書戒蠻夷猾夏。詩稱戎狄是膺。春秋有道。守

在四夷。久矣。夷狄之為患也。句奴傳贊

陳崇曰。王曰叔父。建爾元子。子父俱延拜而受之。漢書

詳見大  
雅抑

商頌

史記曰。襄公之時。修行仁義。欲為盟主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。故追追契湯高宗。殷所以興。作商頌。宋世家

那

齊閭丘來盟。子服景伯戒宰人曰。陷而入於恭。閔馬父笑。景伯問之。對曰。笑吾子之太滿也。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。大師以那為首。其輯之亂曰。自古在昔。先民有作。溫恭朝夕。執事有恪。先聖王之傳恭。猶不敢專。稱曰自古。古曰在昔。昔曰先民。今吾子之戒。吏人曰。陷而入於恭。其滿之甚也。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。而為恭。楚恭王能知其過。而為恭。今吾子之教官寮曰。陷而後恭。道將何為。國語魯語下子貢問於孔子曰。賜倦於學。困於道矣。願息而事君。

可乎。孔子曰。詩云。溫恭朝夕。執事有恪。事君之難也。焉可以息哉。家語詳見幽之七月。

韓詩外傳曰。居處齊則色姝。食飲齊則氣珍。言語齊則信聽。思齊則成志。齊則盈。五者齊。斯神居之。詩曰。

既和且平。依我磬聲。第八卷

詩曰。云又曰。溫恭朝夕。執事有恪。列女傳詳見衛之碩人。

商文烈祖。十二篇。故詩曰。亦有和羹。既

齊侯至自田。晏子侍于湍臺。云故詩曰。亦有和羹。既

戒既平。鬻馘無言。時靡有爭。左氏傳詳見幽之狼跋。

禮記曰。君子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詩曰。奏假無言。時

靡有爭。中庸篇

玄鳥

宋穆公疾。召大司馬孔父而屬。殤公焉曰。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。寡人弗敢忘。若以大夫之靈。得保首領以沒。先君若問與夷。其將何辭以對。請子奉之以主社稷。寡人雖死。亦無悔焉。對曰。群臣願奉馮也。公曰。不可。先君以寡人為賢。使主社稷。若棄德不讓。是廢先君之舉也。豈曰能賢。光昭先君之令德。可不務乎。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。使公子馮出居於鄭。八月。庚辰。宋穆公卒。殤公即位。君子曰。宋宣公可謂知人矣。



立穆公。其子饗之。命以義夫。商頌曰。殷受命咸宜。百

祿是荷。其是之謂乎。  
左氏傳隱公三年

禮記曰。詩云。邦畿千里。惟民所止。詳見小雅

史記曰。殷契。母曰簡狄。有娥氏之女。為帝嚳次妃。三

人行浴。見玄鳥墮其卵。簡狄取吞之。因孕。生契。殷本

契。母簡狄者。有娥氏之長女也。當堯之時。與其妹娣

浴於玄丘之水。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。五色甚好。簡

狄與其妹娣。競往取之。簡狄得而含之。誤而吞之。遂

生契焉。簡狄性。好人事之治。上知天文。樂於施惠。及

契長。而教之理順之序。契之性。聰明而仁。能育其教。

卒致其名。堯使為司徒。封之於亳。及堯崩。舜即位。乃

勅之曰。契。百姓不親。五品不遜。汝作司徒。而敬敷五

教。在寬。其後世世居亳。至殷湯。興為天子。君子謂簡

狄。仁而有禮。詩云。有娥方將。立子生商。又曰。天命玄

鳥。降而生商。此之謂也。列女傳母儀傳

長發

賓媚人曰。詩曰。布政優優。百祿是道。子實不優而棄

百祿。諸侯何害焉。左氏傳詳見小雅信南山

仲尼曰。善哉。政寬則民慢。云詩曰。云又曰。不競不絀。

不剛不柔。布政優優。百祿是道。和之至也。左氏傳詳見大雅民

勞

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。公孫固言於襄公曰。晉公子亡長幼矣。而好善不厭。父事狐偃。師事趙衰。而長事賈寔。狐偃其舅也。而惠以有謀。趙衰其先君之戎御。趙夙之弟也。而文以忠貞。賈寔公族也。而多識以恭敬。此三人者。實左右之。公子居則下之。動則咨焉。成幼而不倦。殆有禮矣。樹於有禮。必有艾。商頌曰。湯降不遲。聖敬日躋。降有禮之謂也。君其圖之。襄公從之。贈以馬二十乘。國語晉語四

子夏曰。敢問何謂三無私。孔子曰。云其在詩曰。帝命

不違。至於湯齊。湯降不遲。聖敬日齊。昭假遲遲。上帝

是祇。帝命式于九圍。是湯之德也。禮記詳見大雅崧高

子貢曰。不畏強禦。不侮矜寡。其言循性。其都以富。材任治戎。是仲由之行也。孔子和之以文。說之以詩曰。

受小拱大拱。而為下國駿厖。荷天子之龍。不戢不悚。

敷奏其勇。強乎武哉。文不勝其質。家語弟子行篇

子貢曰。自見孔子。出入於戶。未嘗越禮。往來過之。足

不履影。啓蟄不殺。方長不折。執親之喪。未嘗見齒。是

高柴之行也。孔子曰。柴於親喪。則難能也。啓蟄不殺。

則順人道。方長不折。則恕仁也。成湯恭而以恕。是以

日躋同上

荀子曰。仁人在上。則農以力盡田。賈以察盡財。百工以巧盡械器。士大夫以上。至於公侯。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。夫是之謂至平。故或祿天下而不自為多。或監門御旅。抱關擊柝。而不自以為寡。故曰。斬而齊。枉而順。不同而一。夫是之謂人倫。詩曰。受小共大共。為下國駿蒙。此之謂也。榮辱篇

又曰。通忠之順。權險之平。禍亂之從聲。三者。非明主莫之能知也。爭然後善。戾然後功。出死無私。致忠而公。夫是之謂通忠之順。信陵君似之矣。奪然後義。殺

然後仁。上易位然後貞。功參天地。澤被生民。夫是之謂權險之平。湯武是也。過而同情。和而無經。不恤是非。不論曲直。偷合苟容。迷亂狂生。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。飛廉惡來是也。傳曰。斬而齊。枉而順。不同而壹。詩曰。受小球大球。為下國綴旒。此之謂也。臣道篇  
又曰。仁人用國日明。諸侯先順者安。後順者危。慮敵之者削。反之者亡。詩曰。武王載發。有虔秉鉞。如火烈烈。則莫我敢遏。此之謂也。議兵篇  
晉文公嘗出亡。及國三行賞。而不及陶叔狐。陶叔狐謂咎犯曰。吾從而亡。十有一年。顏色黧黑。手足胼胝。

今及國三行賞。而我不與焉。君其忘我乎。其有大過乎。子試為我言之。咎犯言之。文公曰。噫。我豈忘是子哉。高明至賢。志行全成。湛我以道。說我以仁。變化我行。昭明我。使我為成人者。吾以為上賞。恭我以禮。防我以義。藩援我。使我不為非者。吾以為次。勇猛強武。氣勢自御。難在前則處前。難在後則處後。免我危難之中者。吾以為次。然勞苦之士。次之。詩曰。率履不越。遂視既發。今不內自訟。過不悅。百姓將何錫之哉。韓詩

外傳第三卷

韓詩外傳曰。夫詐人者曰。古今異情。其所以治亂異

道。而眾人皆愚而無知。陋而無度者也。於其所見。猶可欺也。况乎千歲之後乎。彼詐人者。門庭之間。猶挾欺。而况乎千歲之上乎。然則聖人何以不可欺也。曰。聖人以己度人者也。以心度心。以情度情。以類度類。古今一也。類不悖。雖久同理。故性緣理而不迷也。夫五帝之前。無傳人。非無賢人。久故也。五帝之中。無傳政。非無善政。久故也。虞夏有傳政。不如殷周之察也。非無善政。久故也。夫傳者。久則愈略。近則愈詳。略則舉大。詳則舉細。故愚者聞其大。不知其細。聞其細。不知其大。是以久而差。三王五帝。政之至也。詩曰。帝命

不違。至于湯齊。言古今一也。第三卷

又曰。舜生於諸馮。遷於負夏。卒於鳴條。東夷之人也。文王生於岐周。卒於畢郢。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。千有餘里。世之相後也。千有餘歲。然得志行乎中國。若合符節。孔子曰。先聖後聖。其揆一也。詩曰。帝命不違。至于湯齊。同上

孔子觀於周廟。有歌器焉。孔子問於守廟者曰。此謂何器也。對曰。此蓋為宥座之器。孔子曰。聞宥座器。滿則覆。虛則欹。中則正。有之乎。對曰。然。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。滿則覆。中則正。虛則欹。孔子喟然而嘆曰。嗚呼。惡有滿而不覆者哉。子路曰。敢問持滿有道乎。孔子曰。持滿之道。抑而損之。子路曰。損之有道乎。孔子曰。德行寬裕者。守之以恭。土地廣大者。守之以儉。祿位尊盛者。守之以卑。人衆兵強者。守之以畏。聰明睿智者。守之以愚。博聞強記者。守之以淺。夫是之謂抑而損之。詩曰。湯降不遲。聖敬日躋。韓詩外傳第三卷

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。布衣之士。所贄而師者十人。所友見者十二人。窮巷白屋。先見者四十九人。時進善百人。教士千人。宮朝者萬人。成王封伯禽於魯。周公誡之曰。往矣。子無以魯國驕士。吾文王之子。武王

言言古傳 卷第二十六 十一  
之弟。成王之叔父也。又相天下。吾於天下。亦不輕矣。然一沐三握髮。一飯三吐哺。猶恐失天下之士。吾聞德行寬裕。守之以恭者榮。土地廣大。守之以儉者安。祿位尊盛。守之以卑者貴。人衆兵強。守之以畏者勝。聰明睿智。守之以愚者善。博聞強記。守之以淺者智。夫此六者。皆謙德也。夫貴為天子。富有四海。由此德也。不謙而失天下。亡其身者。桀紂是也。可不慎歟。故易有一道。大足以守天下。中足以守其國家。近足以守其身。謙之謂也。夫天道虧盈而益謙。地道變盈而流謙。鬼神害盈而福謙。人道惡盈而好謙。是以衣成

則必缺。衽宮成則必缺隅。屋成則必加拙。示不成者。天道然也。易曰。謙亨。君子有終。吉。詩曰。湯降不遲。聖敬日躋。誠之哉。其無以魯國驕士也。同上  
子路盛服以見孔子。孔子曰。由。䟽疏者何也。昔者江於瀆。其始出也。不足以濫觴。及其至乎江之津也。不方舟。不避風。不可渡也。非其衆川之多歟。今汝衣服其盛。顏色充滿。天下有誰加汝哉。子路趨出。改服而入。蓋攝如也。孔子曰。由。志之。吾語汝。夫慎於言者不譁。慎於行者不伐。色知而有長者。小人也。故君子知之為知之。不知為不知。言之要也。能之為能之。不能

詩書古傳 卷第二十六 十三  
為不能行之要也。言要則知。行要則仁。既知且仁。又  
何加哉。詩曰。湯降不遲。聖敬日躋。同上  
韓詩外傳曰。君子行不貴苟難。說不貴苟察。名不貴  
苟傳。惟其當之為貴。夫負石而赴河。行之難為者也。  
而申徒狄能之。君子不貴者。非禮義之中也。山淵平。  
天地比。齊秦襲入乎耳。出乎口。鈎有鬚。卵有毛。此說  
之難持者也。而鄧析惠施能之。君子不貴者。非禮義  
之中也。盜跖吟口。名聲若日月。與舜禹俱傳而不息。  
君子不貴者。非禮義之中也。故君子行不貴苟難。說  
不貴苟察。名不貴苟傳。維其當之為貴。詩曰。不競不

絀。不剛不柔。言當之為貴也。

第三卷

又曰。伯夷叔齊。目不視惡色。耳不聽惡聲。非其君不  
事。非其民不使。橫政之所出。橫民之所止。弗忍居也。  
思與鄉人居。若朝衣朝冠。坐於塗炭也。故聞伯夷之  
風者。貪夫廉。懦夫有立志。至柳下惠則不然。不羞污  
君。不辭小官。進不隱賢。必由其道。阨窮而不憫。遺佚  
而不怨。與鄉人居。愉愉然不去也。雖袒裼裸裎於我  
側。彼安能免我哉。故聞柳下惠之風。鄙夫寬。薄夫厚。  
至乎孔子去魯。遲遲乎其行也。可以去而去。可以止  
而止。去父母國之道也。伯夷。聖人之清者也。柳下惠。

聖人之和者也。孔子。聖人之中者也。詩曰。不競不絀。不剛不柔。中庸和通之謂也。同上

又曰。王者之等賦正事。田野什一。關市譏而不征。山林澤梁。以時入而不禁。相地而正壤。理道而致貢。萬物群來。無有流滯。以相通移。近者不隱其能。遠者不疾其勞。雖幽間僻陋之國。莫不趨使而安樂之。夫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。詩曰。敷政優優。百祿是適。同上孫卿與臨武君議兵於趙孝成王之前。王曰。敢問兵之要。臨武君曰。夫兵之要。上得天時。下得地利。後之發先之至。此兵之要也。孫卿曰。不然。夫兵之要在附

親士民而已。六馬不和。造父不能以致遠。弓矢不調。羿不能以中微。士民不親附。湯武不能以戰勝。由此觀之。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。臨武君曰。不然。夫兵之用。變故也。其所貴。謀詐也。善用之者。猶脫兔。莫知其出。孫吳用之。無敵於天下。由此觀之。豈待親士民而後可哉。孫卿曰。不然。子之所道者。諸侯之兵。謀臣之事也。臣之所道者。仁人之兵。聖王之事也。彼可詐者。必怠慢者也。君臣上下之際。突然有離德者也。夫以距而詐。猶有工拙焉。以桀而詐。堯如以指撓。沸以卵。投石。抱羽毛而赴烈火。入則焦也。夫何可詐也。



且夫暴國將孰與至哉。彼其與至者，必欺其民。民之親我也，芬若椒蘭，歡如父子。彼顧其上，如惜毒蜂蠆之人。雖桀跖，豈肯為其所至。惡賊其所至，愛哉。是猶使人之子孫，自賊其父母也。彼則先覺其失，何可詐哉。且仁人之兵，聚則成卒，散則成列。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，嬰之者斷。銳居則若莫邪之利鋒，當之者潰。圓居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，方居則若盤石之不可拔也。觸之摧角折節而退爾，夫何可詐也。詩曰：武王載旆，有虔秉鉞，如火烈烈，則莫我敢曷。此謂湯武之兵也。孝成王避席仰首曰：寡人雖不敏，請依先生

之兵也。

韓詩外傳第三卷

韓詩外傳曰：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，持一命而節滋味。奄治天下，不遺其小，存其精神，以補其中，謂之志。詩曰：不競不綈，不剛不柔，言得中也。第五卷又曰：朝廷之士為祿，故入而不出；山林之士為名，故往而不返，入而不能出，往而不能返，通移有常，聖也。詩曰：不競不綈，不剛不柔，言得中也。同上湯作護，聞其宮聲，使人溫良而寬大；聞其商聲，使人方廉而好義；聞其角聲，使人惻隱而愛仁；聞其徵聲，使人樂養而好施；聞其羽聲，使人恭敬而好禮。詩曰：

詩書古傳 卷第八 湯降不遲。聖敬日躋。同上第八卷

孔子曰。易先同人。後大有。承之以謙。不亦可乎。故天道虧盈而益謙。地道變盈而流謙。鬼神害盈而福謙。人道惡盈而好謙。謙者。抑事而損者也。持盈之道。抑而損之。此損德之於行也。順之者吉。逆之者凶。五帝既沒。三王既衰。能行謙德者。其惟周公乎。文王之子。武王之弟。成王之叔父。假天子之尊位七年。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。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。窮巷白屋之士。所先見者四十九人。時進善者百人。宮朝者千人。諫臣五人。輔臣五人。拂臣六人。載干戈以至於封

侯。而同姓之士百人。孔子曰。猶以周公為天下賞。則以同族為衆。而異族為寡也。故德行寬容。而守之以恭者榮。土地廣大。而守之以儉者安。位尊祿重。而守之以卑者貴。人衆兵強。而守之以畏者勝。聰明睿智。而守之以愚者哲。博聞強記。而守之以淺者不溢。此六者。皆謙德也。易曰。謙亨。君子有終。吉。能以此終吉者。君子之道也。貴為天子。富有四海。而德不謙。以亡其身者。桀紂是也。而况衆庶乎。夫易有一道焉。大足以治天下。中足以安家國。近足以守其身者。其惟謙德乎。詩曰。湯降不遲。聖敬日躋。同上

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  
 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  
 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  
 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  
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同上  
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  
 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  
 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  
 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同上  
 春秋繁露曰夫德莫大於和而道莫止於中中者天

地之美達理也聖人之所保守也詩云不剛不柔布

政優優此非中和之謂歟循天之

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列女傳詳見玄鳥詩

漢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

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

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

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

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義舉國同心奉珍朝

賀自古未之有也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所容也禮

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詔曰

蓋聞五帝三王。禮所不施。不及以政。今匈奴單于稱  
 北藩。臣朝正月。朕之不逮。德不能弘。覆其以客禮待  
 之。位在諸侯王上。漢書宣帝紀風慕義舉國同心奉使  
 漢書曰。夫仁人在上。為下所仰。猶子弟之衛父兄。若  
 手足之扞頭目。何可當也。鄰國望我。歡若親戚。芬若  
 椒蘭。顧視其上。猶焚灼仇讎。人情豈肯為其所惡。而  
 攻其所好哉。故以祭攻祭。猶有巧拙。以祭詐堯。若卯  
 投石。夫何幸之有。詩曰。武王載旆。有虔秉鉞。如火烈  
 烈。則莫我敢遏。言以仁誼綏民者。無敵於天下也。刑法  
志

漢書曰。金。西方。萬物既成。殺氣之始也。云詩云。有虔

秉鉞。如火烈烈。詳見周頌時邁

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。詔公卿議其儀。丞相霸。御史  
 大夫定國。議曰。聖王之制。施德行禮。先京師而後諸  
 夏。先諸夏而後夷狄。詩云。率禮不越。遂視既發。相土  
 烈烈。海外有截。陛下聖德。充塞天地。光被四表。匈奴  
 單于。鄉風慕化。奉珍朝賀。自古未之有也。其禮儀宜  
 如諸侯王。位次在下。望之以為單于。非正朔所加。故  
 稱敵國。宜待以不臣之禮。位在諸侯王上。外夷稽首  
 稱藩。中國讓而不臣。此則羈縻之誼。謙亨之福也。書

曰。戎狄荒服。言其來荒。忽亡常。如使匈奴後嗣。卒有鳥竄鼠伏。闕於朝享。不為畔臣。信讓行乎蠻貉。福祚流于亡窮。萬世之長策也。天子采之。漢書蕭望之傳

殷武慕外奉使。賈自古未之有也。其辭聲

聲子曰。商頌有之曰。不僭不濫。不敢怠皇。命于下國。

封建厥福。此湯所以獲天福也。左氏傳詳見大雅瞻中

鄭駟秦富而侈。云子思曰。詩曰。云商頌曰。不僭不濫。

不敢怠皇。命以多福。左氏傳詳見大雅假樂

故自彼氏羗。莫敢不來王。鹽鐵論詳見大雅民勞

匡衡上疏曰。臣聞教化之流。非家至而人說之也。賢

者在位。能者布職。朝廷崇禮。百僚敬讓。道德之行。由

內及外。自近者始。然後民知所法。遷善日進。而不自

知。是以百姓安。陰陽和。神靈應。而嘉祥見。詩曰。商邑

翼翼。四方之極。壽考且寧。以保我後生。此成湯所以

建至治。保子孫。化異俗。而懷鬼方也。漢書匡衡傳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 終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六

